



周益公文集第十七卷

省齋文稿十七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題跋四

光堯御筆賜陳正彙白金三百兩跋

諫官陳瓘夢奠於宣和墓木拱而光堯眷禮正彙如此其不能恭承嘉惠者天也是年十月正由遂焉考功又數年正同亦自省郎驟掾公府竟至侍從興王賞諫臣善善及子孫古或有之然未有如我光堯眷眷陳氏有加而無已者也後之人盍思紹先烈而報國哉淳熙三年四月三日

跋皇祐朝賢送張肅提刑詩卷

右皇祐庚寅冬朝賢送張肅赴江東提刑詩一卷由司馬溫公范蜀公而下凡十有四人溫公復追錄岳州送行一篇後仁宗實錄慶曆七年五月張公自廣東運判權利路提刑會有指其前在任過市物者九月張知岳陽至是乃得牽復今讀溫公新詩以松不彫寒綠曾斷直爲襄舊詩有出群得罪鶴介鷄櫞之歎是必以廉直反爲同僚讒貳多端者巧中耳又一聯云飲水豈容吳刺史謗書翻似馬將軍前輩用事精確如此張公雖止祠曹郎中按刑闈服然蓄其餘澤數遺後裔子孫祿仕奕世不絕紹興初曾孫廷壽遂爲侍御史天之報施昭昭矣庚寅距今實百二十七年侍御史之子宣教郎適正來求跋語偶夜直玉堂故附名於卷尾且以見太史氏因官文書紀事往往是非失實秉筆者當致審云淳熙丙申七月十九日

跋程宗正之子鑄墓銘

哭鯉傷鳥聖賢有所不免今新安程公築冢于之藏筆力得於天成慈愛出於天性使人讀之於十年之後猶太息不已黃太史云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

聞父子情子於程亦云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一日東里周某書時同試館職於玉堂

跋范元卿所藏醉翁帖

右南宮舍人范元卿所藏醉翁帖翁喜賢俊重交友出於天性其立朝尤相善者劉與蔡也觀此略可見矣今居士前後集有手書數卷而寄原甫帖在焉所謂用快太過及錢聖從與景人介甫清坐終日等語良是至於才薄任過有望於公以濟不足逮及未歸間不惜時枉聞之類夫率意同辭異獨論簡事為外名迹幾百言而真蹟殊無之數日大風至照管公儀家則集本畧不載夫尺牘出於信筆非若著書容有刪潤也也縱後人傳寫差誤亦當不過十數字乃爾異同耶謂二者非一時所作則又事辭不應甚似如此元卿素以博洽聞顧質疑焉淳熙三年八月二十

七日

跋韓忠獻王帖

右韓忠獻王答司馬文正公手書其前二幅蓋熙寧四年春文正自雍移許時也後二幅則歸洛矣二公在嘉祐中固已忠義相許及治平初忠獻盡陝西義勇之策文正四諭其非畧無假借已而自効至於三

間父子情子於程亦云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一日東里周某書時同試館職於玉堂

以濟不立下
疑有
行

支范元卿所藏醉翁帖

人范元卿所藏醉翁帖翁喜賢俊重交友出於天性其立朝尤相善者劉與蔡也觀此略可見矣今居士前後集有手書數卷而寄原甫帖在焉所謂用快太過及錢聖從與景人介甫清坐終日等語

良是至於才薄任過有望於公以濟不更逮及未歸間不惜時枉聞之類夫率意同辭異獨論簡事為外名迹幾百言而真蹟殊無之數日大風至照管公儀

已而自勅下二白題口不載夫尺牘出於信筆非若著書容有
刪潤也也緣後人傳寫差誤亦當不過十數字乃爾

異同耶謂二者非一時所作則又事辭不應甚似如此元卿素以博洽聞顧質疑焉淳熙三年八月二十

七日

跋韓忠獻王帖

右韓忠獻王答司馬文正公手書其前二幅蓋熙寧四年春文正自雍移許時也後二幅則歸洛矣二公在嘉祐中固已忠義相許及治平初忠獻盡陝西義勇之策文正四諭其非畧無假借已而自勅至於三

奏六申忠書前輩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大抵如此暨
王介甫得政時異事變尺牘酬答孜孜以為國為宗
社為天下為禱大忠大義執鞭欣慕忠獻豈虛辭相
悅哉使當時見之可以動悟人主後世觀之可以廉
貪立懦彼為無使齊年知無使上知之語者讀此頲
其此矣竇君即舜卿也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奉
勑同文正曾孫權吏部侍郎從齊祠璿璣觀出示此
帖敬題其後

題金華喻葆光書佛經卷

良能之父

王龜齡遇人談釋氏輒詆罵乃首為喻居士題經卷
古人能起後人之敬必有道矣非專以其子為同年
進士也淳熙四年三月十二日

跋宇文虛中鑿書

字文公忠謀義槩謂當享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
乃從庾珉王雋於地下可為痛哭流涕淳熙丁酉三
月戊午

同前

蘇屬國肴羊海上假鴈足帛書而得歸字文公真有
此書而不得歸悲夫淳熙四年三月十八日

跋初寮先生帖

瓊

初察先生未冠時及拜東坡於中山筆精墨妙宜有傳授當政宣間禁切蘇學一步近似旋坐廢綱而先生以奪胎換骨之手揮毫禁林初無疑者靖康而後黨禁已解王佩瓊碧之辭怒腕渴驥之書盛行於東南然後人人知其為蘇門顏閔也晁張復生其鴈行先生與仲明尚公及其之大父俱為元符庚辰進士故尚公之孫中庸出示此帖敬題其後淳熙丁酉四月既望

跋鄒志完曾祖詩

詩語忠誠心盡莊厚天禧天聖間氣象大率如此可以尚論其世矣忠公作跋時正遭外艱所謂聰聽祖考之彝訓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者耶淳熙丁酉四月己卯六世孫朝奉郎燧以示舊同僚東里周某敬題其後

跋閑樂居士陳師錫與了翁陳瓘論王氏日錄書

陳了翁以元符庚辰八月為司諫雖論裕史不當用目錄然多是王介甫而非蔡卞明年八月自都司出守海陵閑樂先生實遺以書其後了翁猶有合浦尊堯之作大觀四年始因星變復上四明尊堯集及尊

先餘言痛悔前作則此書為有助矣淳熙丁酉予判吏部南曹閑樂之孫昌年適來調官出示遺墨乃畧考歲月而歸之五月二十五日

跋淨慧寺東坡題名

佛日淨慧禪寺在桐扣黃鶴峯下寺中有池池有渥洼泉東坡先生嘗賦五絕句所謂細泉咽咽走金沙者堂上留題今既有年而詩僧慧舉乃謀入石可謂好事矣桐扣以張華得名俗云同口非也淳熙五年

正月九日

跋陳晞顏從古和簡齋陳去非詩

淳熙五年正月丁巳天寒甚獨直玉堂快讀同年陳頤和簡齋詩五百一十餘首已愧王摩摩誥不能致孟浩然之伴直當如裴均他日對草吉甫制耳

書簡修行狀後

從事郎清江簡公之卒也其鄉人胡開孺實為行狀今四十七年矣而從事之弟致政思邈公屬某以銘昔政和中先君隨侍大父官鄜州法當由隣郡昇貢簡公實為坊州教授蓋嘗擊節先君之夫今行狀備載其事可謂有先契矣銘何敢辭然聞開孺乃山谷先生同年彥明之子詩人藏之之弟承父兄師友淵

源之正其詞日光玉潔雲蒸而川流也從事得此自宜不朽鄙辭尚安所措姑題卷末歸之簡矣淳熙五年二月十七日

跋趙善應行實

有關雅之應然後公子有信厚之風有行叢之人然後人有士君子之行周則然矣本朝奚愧焉觀子直者作叙其先人之遺事寧不槩見蓋古者子孫論譏先世之美明著之後世雖本於崇孝而終實重其故家泝流求源固非一日積也採詩者出尚有考於斯文淳熙五年六月晦

跋趙子崧詩集後

靖康之難近畿諸郡皆陷獨端明公以宗室祭酒堅守淮寧首尾半年迄收趙犨保境之功又能詆訶閩位糾合齊盟高邑筑壇遂參佐命不幸不為媚疾者所容復使出鎮京口名曰因任所長實故陷之死地未幾狂寇暴至無城可守無兵可禦猶與其下力戰重傷然後退保江岸上章待罪媚者計得坐貶冀州者唐天寶之亂河朔盡陷獨顏魯公固守平原及至德政元不能當史思明尹子奇之鋒乃棄郡渡河惟公始末大率類此魯公進官兵則遠徙人謀不臧一

至是耶賴德壽皇帝深察非辜尋復朝散大夫示將復用而公遽卽世矣豈非命歟淳熙戊戌秋公之孫師聰示公詩文及遺墨因爲畧辨當時之事以告著作氏

跋向子諲家藏康節戒子孫文

康節先生心聲正大可以銘盤心畫過勁可以貫隼鄉林公寶藏以示子孫厥有旨哉淳熙戊戌十月十二日觀于槁文堂

跋汪聖錫家藏東坡與林希論浙西賑濟三帖

林子中與坡公素厚善後又為杭州交承故書問惓惓如此林雖尋為利誘折資草制誠公不遺餘力然猶愛此帖弗棄至其子孫始以遺王山汪氏乃知惡直醜正顛倒是非者豈盡喪其良心哉稂莠害之耳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東里周某觀於槁文堂

又跋徐鉉篆李衛公頃王亭賦

常侍此書陽冰之後一人而已淳熙戊戌十月十三日

又跋蘇舍人題臨蘭亭序詩

中有一若象夫子尚興闢里門虎賁狀恭邕猶旁文

至是耶賴德壽皇帝深察非辜尋復朝散大夫示將復用而公遽卽世矣豈非命歟淳熙戊戌秋公之孫師聰示公詩文及遺墨因爲畧辨當時之事以告

著作氏

跋向子諲家藏康節戒子孫文

康節先生心聲正大可以銘盤心畫過勁可以貫隼鄉林公寶藏以示子孫厥有旨哉淳熙戊戌十月十

二日觀于槁文堂

跋汪聖錫家藏東坡與林希論浙西賑濟三

帖

林子中與坡公素厚善後又為杭州交承故書問捲

捲如此林雖尋為利誘折資草制誠公不遺餘力然

猶愛此帖弗棄至其子孫始以遺王山汪氏乃知惡

直醜正顛倒是非者豈盡喪其良心哉狼羨害之耳

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東里周某觀於槁文堂

跋徐鉉篆李衛公頃王亭賦

常侍此書陽冰之後一人而已淳熙戊戌十月十三

日

又跋蘇舍人題臨蘭亭序詩

予有若象夫子尚興闢里門虎賁狀恭邕猶旁文

周益公文集

卷十七

七

舉樽昭陵自一閑真迹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易簡於

王堂北軒題

蘇易簡題蘭亭軸詩以其官攷之當淳化二三年或四年中距今淳熙五年十月殆一百九十年翰林學士中奉大夫周某題於行在王堂之東軒

又跋黃魯宜蜀中詩詞

杜公有荔枝緣領姚君玉安樂泉砌茶詞滿庭芳院卽歸

杜少陵劉夢得詩自夔州後頓異前作世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峽峻峯激流之勢有以助之也山谷自錢徙黔身行夔路故詞章翰墨日益超妙觀此三帖蓋可知矣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

又跋王禹王内外制草

中書舍人陳騤翰林學士周某周觀岐文恭公內外制草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

又跋王禹王謝翰林學士承旨表本

翰苑多雜製故其體不一某以乾道庚寅歲初叅寫直凡詞頭之小者院吏輒以片紙錄舊作前謂之屏風兒予笑曰此陶穀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耶今觀王岐公謝承旨表橐亦連別本殆屏風之類矣其詞

鼇

謂繇西校入北門行將二紀又云鼎聖曆之肇新顧
藩麾之屢易則為張文定公安道無疑然閣博熊閑
浮鰲宣精等語岐公表實用之文體大畧亦相類二
公蓋同直者顧不嫌於此前輩廣大規撫也淳熙

戊戌十月十四日

又跋王禹玉立

英宗為皇子詔草及當日譜對奏橐岐公既
於中書聚廳處受御札立皇子夫復何疑猶請對而
後草詔可謂過乎思慮矣然卒不免於讒語賴

英宗聖明延見

藥珠進職端明且有盤龍金合之賜逢辰則然智力
何有哉不然先日之謹畏祇足以成後來之罪戾耳

淳熙戊戌十月十五日

跋歐陽公與通

判屯田等三帖

張幾仲
待制家

某已刻六一先生帖數卷於家塾它日當摹此三帖
附益之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又跋黃魯直與全父醉帖

僕以淳熙乙未春與幾仲同次對敷文閣幾仲旋鎮
襄漢三年而歸又獲接武內朝會江西謀帥幾仲復
在選中千騎塞塗旗旄赫奕僕徃慶焉天盛寒飲沆

瀧一盃徑醉幾仲出山谷醉筆輒題其後它日歸為
部民當再觀於滕王閣之上淳熙五年十一月二十
五日

又跋王介甫彌勒偈

王荊公書楷法如此者絕少端明胡公已茂所謂不
敢以易心為之者是也又平生檢約未嘗輕用纏帛
獨於佛語用之亦是意耶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

日

又跋黃魯直書寢呈李公擇等四詩

詩雜古律字無行草此山谷得意之作也淳熙戊戌
十一月二十五日

又跋東坡帖

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東宮講讀因與同僚共
觀坡僊墨妙而戴子微太常亦出懶放一帖大槩絕
相類惟字異耳真臨雖難辦要皆法書也

跋馮京與朱諤右丞家書

右馮文簡公與其孫胥朱忠靖公書前一幅元祐八年冬後一幅紹聖改元春也馮公時以太子少師致仕居京師而朱公為壽陽節度推官所謂蘇相蓋楊師子容也馮公作此帖僅數月即夢奠於兩楹後六

十六年朱公之孫叔召自蕪湖來求政語按熙寧間為公與王介甫同在政路能使介甫有所畏憚至為無使齊年知之語其正可知矣翰墨自應傳遠况家問乎惟某外祖少師初佐壽幕朱公實來為代兩家契好不薄其後叔召遂為外祖孫婿云淳熙六年四

月二十八日

跋秦少游帖

觀自去歲入京遭此追捕親老骨肉亦不敢留鄉里治生之具緣此蕩盡今雖得生還而仰事俯畜之計蕭然不給想公聞之不能無惻然也不知能為謀一主學處否試望留意幸甚惠及杏銀尤見厚意感悚忽遠未有以為獻者行甫聞授宣城是否家叔已赴濱州渤海知縣祖父在彼幸安但地遠難得書爾李端叔從軍近日都不聞耗不知何如也與公別未幾世間事多變如此既可歎復可笑耳何時展晤以盡所懷觀再拜

少游作此帖猶未仕也今淮海集有對詔獄二詩所謂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卧起漂母給朝餧者殆去歲追捕時耶淳熙七年正月拾四日東里周某同崔大雅觀於吏部直舍

十六年朱公之孫叔召自蕪湖來求跋語按熙寧間
為公與王介甫同在政路能使介甫有所畏憚至為
無使齊年知之語其正可知矣翰墨自應傳遠况家
間乎惟其外祖少師初佐壽幕朱公實來為代兩家
契好不薄其後叔召遂為外祖孫婿云淳熙六年四
月二十八日

跋秦少游帖

觀自去歲入京遭此追捕親老骨肉亦不敢留鄉里
治生之具緣此蕩盡今雖得生還而仰事俯畜之計
蕭然不給想公聞之不能無惻然也不知能為謀一

少游帖原文右依
二桔刻印不寫

試望留意幸甚惠及杏銀尤見厚意感悚

跋

某字絳華字子思知縣祖父在彼幸安但地遠難得書爾李

端叔從軍近日都不聞耗不知何如也與公別未幾
世間事多變如此既可歎復可笑耳何時展晤以盡
所懷觀再拜

少游作此帖猶未仕也今淮海集有對詔獄二詩所
謂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卧起漂母給朝
餧者殆去歲追捕時耶淳熙七年正月拾四日東里
周某同崔大雅觀於吏部直舍

跋獮明石鼎聯句圖

昌黎公詩中有畫李伯時畫中有詩此雖臨本亦可見吳生遠壇塲之意

跋山谷萍鄉縣寶積禪寺記

寶積禪寺本州廣順中鄉民李氏施地宅建梵林寺寺有僧伽像顯德中見光恠累日因改寶積寺星君六室以元符二年十二月勑破律為禪以僧紹槩於萍鄉無法緣居十月而里人不施一錢於是棄而去三年十月余伯氏元明為令也擇請延慶院山主宗禪來戶法席禪倦游諸方號稱得安樂法其居延慶院也變飲酒食肉處為菩提坊開草萊荆棘為金碧聚故元明以為是必能與我寶積三招而後肯來至則破六律院為一叢林謗者杜口檀者傾施不閼歲盡徹蜂房之屋鬱為鷺峯之會建中靖國之元方丈三門世尊之廟崇成矣舉明年樂淨堂德味厨法堂皆畢工凡率有家之錢為五百萬而所以庇覆安樂道衆冗徒之屋無不具使嚚訟者口談般若鄙吝者心悅檀施若禪者可謂有功於此縣而其道行之化或溢於鄰邦矣伯氏來屬為禪記之故叙載如此崇寧二年十一月丁丑朝奉郎管勾洪州王隆觀雲騎

尉賜緋魚袋黃庭堅魯記并書萍鄉縣令黃大臨元

明立石

壬午歲涪翁杭荆江畧洞庭涉修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省元明於萍鄉為留半月明年在武昌始作此記未閱月而承天院記之禍作遂長流宜州計未暇刻石也故集本闕焉它日當同承天塔記附錄以成東晉補亡之義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

跋東坡草鶴頭方帖

仇仙慕葛稚川陶隱居孫思邈之為人嵌以救人得道故常留意名方此其一也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

跋山谷書東坡聖散子傳

山谷作龐安常傷寒論後序云前序海上道人諾為之故虛右以待道人指東坡也今又書聖散子傳若安常所謂得二公而名彰者耶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

日

跋陳簡齋法帖奏橐

德壽皇帝嘗論近世絳帖已少錢希白所臨潭帖為勝臨江帖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風骨意象皆存今觀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為侍從時奉詔定法帖十

卷釋文一冊其間稍辨劉次莊之誤殆臨江或潭帖歟陳公字畫清簡類其詩文紹興初步中朝故特承善誘知人覽哲茲可覩其緒餘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周某為起居舍人木侍問題

跋鄧廷所藏其祖溫伯與東坡唱和武昌長

篇

蘇鄧兩公同直禁話舊賦詩建今踰八十載東里周某始獲敬觀鄧氏別本於行在所因命院吏印其後印蓋景德二年舊物兩公嘗佩之矣升堂仗几而襲其裳得無象環之應歟淳熙庚子正月二十八日

跋趙忠簡公答魏侍郎工手書

故吏部侍郎魏公秉達天資鯁挺忠憤自信方趙忠簡公再遷海島萬里通閑情誼彌篤觀此答書槩可見矣忠簡既薨歸空衢之常山縣郡守知中外士大夫平時多書疏往來至是必爭持酒漿會葬意可為奇貨以嬉時寧密諭邑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蒙之許諾守猶疑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畧入解書片紙自後出迎趙氏子告之故趣盡焚篋中書及屏棄弓劍之屬比蒙之掠吏卒至一無所

得守大怒劾于朝時寧疑其已甚徙蒙之尉蘭溪使
遵守是時士氣未泯喧問遷客議論時事決非一族
微蒙之以身杆蔽則根株牽連當起大獄魏公且為
罪首非仁乎蒙之初被委苟能避免便足取名然權
小人代尸其任則於善類奚益故詭詞以承之陰謀
以洩之忠簡之家賴以紓禍非智乎凡小吏忤二千
石罪或不測况相國深怨宿怒決壞不得逞鼎鑊在
前直趨弗顧非勇乎一物而三善從可書也已蒙之
守子幼富沙人彥國之族也長不滿五尺語不能出
口見義必為不擇難易輕財樂施嘗鬻田宅濟人之
急交交付託之死弗背為一尉已能如此向令踐貴
仕臨大節其所立必卓然不可及上初即位大臣
誦言其事詔特改京官除寺監簿出佐帥幕再入為
寺監丞五十卒予懼其無聞故因是書表而出之
庶幾附趙魏二公而名彰云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一
日書

跋唐相梁國忠公為吏部侍郎加勲告

右唐相梁國忠公為吏部侍郎日加勲告一通子孫
世寶藏之至紹興吏部侍郎邦達蓋二十三世矣由
神龍己巳距今淳熙七年庚子已四百七十六年而

印色如新蓋古者百工之物皆良故能耐久如此按舊唐史中宗以正月二十五日丙午即位於通天宮此告云二十七日制者後兩日方覃赦也然所載惟恩頗畧當以告為正史又云二月甲子立妃常為皇后內外官陪位者賜勲一轉則與制合甲子乃十四日告稱十五日制者後一日也

跋趙需張致遠魏

右奏劄

右紹興四年十二月臺雜魏公邦達副端張公于敵拾遺趙公公時同論和議疏一通具橐者魏公也欲上而改貳祕書張公實代之後四十七年魏公之子欽承以示東里周某敬題其後淳熙庚子三月十三日

日

跋先太父泰國公所作涪州使君李昌

年墓誌銘

右涪州使君李公墓誌銘先大父官傳所作先人少師實書丹按李氏之先以勲業事太宗皇帝自是世有顯人誌其墓者又皆一時名卿凡園亭在汴都則有翰林王公元之之記丞相李文政公而下諸賢歌詩在洛中則韓忠獻王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而下皆賦焉今涪州曾孫袞之以予家三世通烟好萬里相訪且出其家傳石刻甚備獨涪州銘文不在乃

印色如新蓋古者百工之物皆良故能耐久如此按舊唐史中宗以正月二十五日丙午即位於通天宮此告云二十七日制者後兩日方覃赦也然所載推恩頗畧當以告為正史又云二月甲子立妃常為皇后內外官陪位者賜勲一轉則與制合甲子乃十四日告稱十五日制者後一日也

致趙需張致遠魏右奏劄

雜字疑是諱字

年十二月臺雜魏公邦達副端張公子敵

拾遺趙公公時同論和議疏一通具橐者魏公也欲上而改貳祕書張公實代之後四十七年魏公之子欽承以示東里周某敬題其後淳熙庚子三月十三日

日

傳

跋先太父泰國公所作涪州使君李昌年墓誌銘右涪州使君李公墓誌銘先大父官傳所作先人少師實書丹按李氏之先以勲業事太宗皇帝自是世有顯人誌其墓者又皆一時名卿凡園亭在汴都則有翰林王公元之之記丞相李文政公而下諸賢歌詩在洛中則韓忠獻王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而下皆賦焉今涪州曾孫袞之以予家三世通姻好萬里相訪且出其家傳石刻甚備獨涪州銘文不在乃

錄本以遺袞之且以補史之闕公文云淳熙八年辛丑歲謹記

跋江權卿所藏諸家帖

國朝兩制極天下之選文章名世者率居此官蘇門四子周旋館殿華上詞掖乃復流落士大夫至今以為恨觀此數帖大畧可見晁雖幸辟正彙升然事亦隨變黃九卒不及聯事天官云淳熙八年三月五日臘歲終祭名也於文從肉其後乃有從蟲者王篇以為密渾二義實小相通學者每疑柳文中臘言杌貌字當從虫是殆因古今謂十二月為臘月遂疑其傍從日月之月耳偶讀此詩就為之辨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蘇長公黃岡冬至帖妙甚已漸變右軍書矣仲俞仁丈未詳其姓名既云鄉思浩然相同此味殆蜀之老成人也少公詩皆兼判南京所作長篇蓋憶在齊州與孔常父游從耳二絕句乃和張厚之厚之樂全之子恕也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予閱王荊公帖多矣大抵始稍謹未必縱蓋平居好深湛之思孰肯致意於尺牘此又其暮年者尤宜坦率也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錄本以遺客之且以補史之闕公文云淳熙八年辛丑歲謹記

跋江權鄉所藏諸家帖

國朝兩制極天下之選文章名世者率居此官蘇門四子周旋館殿華上詞掖乃復流落士大夫至今以為恨觀此數帖大畧可見晁雖幸辟正彙升然事亦隨變黃九卒不及聯事天官云淳熙八年三月五日臘歲終祭名也於文從肉其後乃有從蟲者王篇以為密淳二義實小相通學者每疑柳文中臘言梔貌字當從虫是殆因古今謂十二月為臘月遂疑其傍從日月之月耳偶讀此詩就為之辨淳熙八年三月

梔字疑記

蘇長公黃岡冬至帖妙甚已漸變右軍書矣仲俞仁丈未詳其姓名既云鄉思浩然相同此味殆蜀之老成人也少公詩皆兼判南京所作長篇蓋憶在齊州與孔常父游從耳二絕句乃和裴厚之厚之樂全之子恕也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予閱王荊公帖多矣大抵始稍謹未必縱蓋平居好深湛之思孰肯致意於尺牘此又其暮年者尤宜坦率也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跋陳與義費肅張擴被召省劄

三英之召或云富季申為中丞日所薦館閣才也嘉祐以前兩府初除各舉館職三兩人即時召試其後乃上簿候闕治平中歐陽文忠公蓋嘗論此官制既行盡歸祕書省至元祐初復置館職許大臣各舉所知三人未幾又罷太上皇帝當國步多艱之際兼採累朝故事涵養異林富公方執法已能薦士如二府大用之意固自可見已而遂升右府云淳熙辛丑中秋日題

跋陳從古梅詩

淳熙辛丑冬淮浙告饑欲詳知郡縣荒政次第聞于上退食接客或至日暮官舍後有梅一株不暇問訊何如也同年陳兄晞顏和古今梅詩千篇聯為二十大軸遠以相示秉燭快讀雖未容含英咀華固可望之止渴矣夫以晞顏之學之才筆端袞袞宜有餘地然吟詠一草木安能閻麗奧衍千變萬化不窮如此讀最後兩卷乃知自其曾大父大父先夫世以詩鳴皆眷眷於此花源遠矣哉漢崔徽生毅毅生駟駟生子玉然後文名著唐杜審言生閑閑生甫然後詩名顯彼日鍛月鍊雕肝琢腎二可能也多文以為富則

非世業殆難能也十二月二十日

跋伯父與鄭庶手書

紹興初叔父靜江府君為衡州安仁令某年七八歲因侍行而識武尉鄭幾仲其後伯父再守辰陽幾仲實為僚吏某時年二十餘矣由初迄今已五十載幾仲之子承信卽謨自長沙來出示伯父尺牘八幅前六幅乃某伐木作後兩幅手澤也死生契闊少壯襄老蓋有不勝數者淳熙九年三月九日

跋蘇石帖

歐陽文忠公好賢樂善充其天性得交友間寸毫尺書必軸而藏之况曼卿子羨俊才直節公深知之雄詞健筆公素推之而位皆不過館職年皆不登知命此公之所尤悲也故於遺墨特致意焉熙寧壬子公夢奠之歲也猶親跋于卷尾去之百一十載會稽王佐以大司空行內史事得此本於公元孫歛尉仍欣慕前哲亟刻之石惟公道德文章師表百世而千旄繡衣之好之死靡倦彼爭名者相傾鬻文者相輕聞公之風其少愧哉淳熙壬寅八月辛丑

跋與徐林書

紹興末龍圖閣直學士徐公稚山以舊德再還從班

者在銀鎗寨中予以左史兼行詞掖居暗門城下相去百餘步而東偏書室適隔一牆公忘年下交屢欲開便門相遇從予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

公笑而止公既沒予挽之云昔者陪簪筆比隣銳鑿垣蓋謂是也後二二十年壬寅冬公之孫武康尉雲紀錄予中間荅公書以相示覽之悵然

題蘇子美草書蔡君謨大書跋帖

蘇草蔡真可稱二絕淳熙癸卯中春告朔周某敬觀

題唐人硬黃臨王獻之帖

臨本猶可愛如此況於真蹟伯時寶之伯長仲晦書之不可題其後淳熙癸卯二月朔

題朱芾馬賦

元章詞筆俊拔畧無滯礙使能約以法度博以問學則生當獨步翰墨之場沒且登名文章之錄其成就豈止此而已惜夫淳熙十年二月一日

題蘇子美寶奎殿頌帖

仁宗朝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舜欽此頌當是召試館職時所作年方三十餘也其云上寜宗更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歟淳熙十年二月

五月周某書而歸之玉山汪氏

題蔡君謨書柳子厚吐谷渾詞

蔡忠惠書洛陽橋記與吐谷渾詞皆大書之冠冕也

淳熙癸卯月日

跋趙湖州祠堂記

右湖州刺史趙公子嶧祠堂記仲弁所作其載守城之功甚備獨云事甫定公遽罷後以御史言復還又數月竟去凡稱罷者再漫不言坐何事予懼或者疑公為罪行故以聞諸太史氏者補之蓋已酉冬宣撫使出於無策謬用武臣楊應誠代公守湖父老遮道閉關不能留至明年五月上用臺評黜楊而還公公感上之知念民之困也益思撫摩以為報會轉運使督繕錢十萬餉劉光世軍而堂帖隨下謂州故貸椿管錢二萬繕米七千斛期以旬盡償公言民力不支謂先軍湏後償欠朝廷遂劾公侮慢貶秩而罷其始末乃如此是豈以一時守城為功可謂能固邦本矣湖人奉嘗至今有以也夫公子伯衍屢求予書將刻之碑陰云淳熙十年九月十日

跋文潞公帖

熙寧大臣槩用親進指安靜為委靡故於邊防河事

指畫紛然潞公在北都作歲頌四篇以諷而二頌尤深切著明殆諫書也時公年過七十筆力猶清班如此非獨見其所養深厚亦足占壽考之祥矣是後安享富貴又二十載其年德名位可以伯仲衛武而中書之考幾於倍蓰郭令嗚呼盛哉此帖藏參知政事北陵張公家張公之孫大理寺丞柳以示東里周某敘題卷末淳熙十一年月二十三日

跋汪季路所藏山谷與柳仲遠帖

仲遠二蘇公堂妹婿柳君也故山谷此帖多及東坡頽濱其後坡祭妹文云王立二甥一秀不實豈非所謂十三者耶淳熙十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

跋汪季路所藏朱希真帖

朱希真遲歸南渡流落嶺海江湖間德壽皇帝因明橐薦特招而用之既樹冠矣秦丞相擢其子為勅局刪定官希真間來就養是時東閣郎君慕其詩名欲從之游為脩廢官留為鴻臚少卿希真愛子而畏禍不能引去未幾秦薨例遭論罷出處固有可議然亦可憫也今觀其字如其詩其詩如其人後世不待識面當知為伊洛勝流矣

跋張魏公與連壅帖

指畫紛然潞公在北都作歲頌四篇以諷而二頌尤深切著明殆諫書也時公年過七十筆力猶清班如此非獨見其所養深厚亦足占壽考之祥矣是後安享富貴又二十載其年德名位可以伯仲衛武而中書之考幾於信義郭令嗚呼盛哉此帖藏參知政事北陵張公家張公之孫大理寺丞抑以示東里周某敬題卷末淳熙十一月二十三日

跋汪季路所藏山谷與柳仲遠帖

仲遠二蘇公堂妹婿柳君也故山谷此帖多及東坡頽濱其後坡祭妹文云王立二甥一秀不實豈非所

耶淳熙十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

班堯是勁字
行草書

跋汪季路所藏朱希真帖

朱希真避諱南渡流落嶺海江湖間德壽皇帝因明橐薦特招而用之既樹冠矣秦丞相擢其子為勅局刪定官希真間來就養是時東閣郎君慕其詩名欲從之游為脩廢官留為鴻臚少卿希真愛子而畏禍不能引去未幾秦薨例遭論罷出處固有可議然亦可憫也今觀其字如其詩其詩如其人後世不待識面當知為伊洛勝流矣

跋張魏公與連壅帖

周易集 卷之二
富貴不足道孝悌忠信可以垂名百世利渾萬物
紹興辛酉重陽前一日書贈連君幾宜紫巖張德遠

應山連處士一布衣爾既沒而鄉人法其孝友禮遜
凡矜寡饑饉之人皆追思之歐陽文忠公表其墓謂
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蓋實錄也有子四人而寶文公
則第三子之孫以文章贊書命才畧典方面克孝而
忠大其家聲僉機宜居復蒙上授權守蓬守邵進
用未已施於有政豈直如此士居鄉而已乎舉斯心
加諸彼則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張忠獻公之言矣淳熙癸卯臘月丙寅

跋錢穆父與張文潛書

右錢穆父與張文潛書蓋元祐末紹聖初文潛自閩
改宣及謫黃州監當時也文潛妹歸穆父第二子東
美昏姻之故情誼款密其賀入翰苑啓猶載文潛集
中所謂內翰侍讀四丈者未幾竄逐元祐臣僚人以
東坡兄弟秦少游為諱而穆父憐問懇惻且有靈光
歸然之語蓋況也已最後勉文潛以出入申出仍以
閑詩文不著急為諷意愛染矣淳熙癸卯閏月十三
日偶觀此帖而刑部侍郎曾仲躬適相遇知其為錢

出也間以得雌名同而謂誰仲躬曰即吾母魯國夫人今年九十飲食視聽不少衰予數曰賢者之孫固宜壽而康耶仲躬又為予言外祖枝解後侍翰林使高麗既歸省試以終場不能無悵然會開寶貢院大火至焚死考官有旨再試遂在選中外祖喜甚翰林責之曰爾不念被焚者耶因併記其語而歸之汪氏

周益公文集第十七卷

周益公文集第十八卷

省齋文稿十八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題跋五

跋汪季路所藏張文潛與彥素帖

朱希真父諱勑元祐紹聖之交為右司諫時張文潛為起居舍人故云同省今國史院有李仁父編國朝百官公卿表而諫官門逸朱勑姓名以是知闕文多矣淳熙甲辰正月二十五日

又跋季路所藏東坡作王中父哀詞其後注

云謝鯤事更煩檢晉書恐誤用

周易公文集
卷之七
某幼於武臣張可父家見東坡序六一居士集起草至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四句每句上下兩字用筆與全篇濃淡不同似初闕而後填者蓋孟子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一書文意交錯疑混故當審而用之耳前輩言坡自帥杭後為文用事先令門人檢閱今觀東臺帖則已加詳矣況暮年乎况他人乎

跋朝士送王校書通歸台州詩卷

校書居位不滿能宜有才此詩軸即柳儀曹先支記也淳熙甲辰二月中休

跋范文正公五帖

右范文正公五帖四世孫之柔所藏也其前家書四通皆遺兄仲溫者以文正集考之嘗歷寧海軍節度推官遷太子中舍致仕後一帖字仲儀即王懿敏公也范氏自忠宣公擢第皇祐之初至乾道八年而之柔乃復登科中間寥寥蓋百二十有四載矣世濟其美尚知勉哉淳熙十一年二月六日

跋喻子材

擇帖

喻公子材邃於經學敏於詞藝紹興初館閣多俊傑視題名可考也乾道壬辰予自小宗伯奉祠過無錫

子材老矣用兩夫肩輿廷勞於塗議論纏繆使人聽之忘倦其謂自天子至庶人比有朋友三代而止每措之父子兄弟之間後世此道殊廢予至今紳書之汪季路其外孫也出示公遺墨因題其後

跋劉器之帖

淳熙七年夏連州守臣頓首上尚書謹按國史諫大夫劉安世秉誼据正國之寶臣不幸官未應謚其曾孫孝騫嘗貢本州累援鄒浩蘇軾特謚故事以為請守臣不敢聞頓首上尚書六月丁酉制日下禮部下太常太常博士宋之瑞議以慮國忘家曰忠德行不爽曰定易安世之名九月甲戌復上尚書丞相臣權參知政事臣良臣臣某奏臨安行宮制曰可明年考功郎童森覆謚議同十二月戊申始詔有司告其墓於是天子旌嘉遺直之德意忠定公死而不朽之令名暴白於天下孝騫念祖之志伸矣它日出公二手帖泣而言曰曾祖在竄斥中母亡子夭患難極矣而應之猶能踰嶺逃真今正論既伸褒錫美謚而先父往歲貶死于連未竟歸葬乃無哀王孫者某聞而憐之為孝騫言孔君嚴節度嶺海人士落南不能歸與流徙之胄百餘族咸受其賜今廣帥采若轉運會叔

提舉廷玉暨連守昌君皆尚友古人樂善無厭第持三帖造馬必將念元祐之故家賡唐賢之惠政孝騫其何慮十二年八月十日

跋尤延之家藏蘇子美四時歌真蹟

同時則姪賢媛能異世乃哀窮悼屈古今殆一律也使劉元瑜輩見子美詞翰於百年之後則所謂一網之舉安知其不轉為什襲之藏乎淳熙甲辰十二月三日

跋喻仲遷所藏蘇黃門翰林詔草答韓儀公
舞免同院詔

國朝內制非一種吏具檜往往列舊作于前今猶如此私號屏風兒某頃跋汪氏所藏王岐公謝承旨學士表併及陶翰林依本葫蘆之語正謂是也按元豐雜巒同知密院雖在丞轄之下然二府迭居固不計此韓儀公實自在丞除授豈應取序進加等之文以為式吏輩刻舟記劖當發蘇公之一笑淳熙甲辰十二月中澣

跋蘇氏藏太宗御書及謝表

臣嘗觀參知政事易簡之子耆續翰林志載其父既具狀謝宸翰之賜仍面奏辭字從舌乃是正文并檜

虞世南書者辭字進呈 太宗皇帝大悅曰非卿博識朕以為誤矣蘇氏實藏此軸垂二百年而臣始得窺目謹錄其事府卷末使來者有考焉淳熙甲辰十二月二十二日

跋嚴汝翼所藏裴丞相詩

詩律清遠有樂道憂世之心筆法妍楷無震矜急隨之容觀此則忠獻公氣象畧可想矣嚴君既親董而炙之宜為佳士今改秩寧茶陵定行所學尚其勉旃某亦公年家子也故敢附名卷末淳熙乙巳二月上澣

跋東坡代張文定公上書

東坡代張文定公上書蓋熙寧十年也其後為公墓碑明載老臣死見先帝有以藉口之語然則書雖成於坡手而意指必出於公不然何其危言至是耶神廟時可謂邦有道矣此橐比集本減數句改數字當以集為正真蹟今藏會稽薛氏而同郡石氏安摹刻之淳熙十二年二月清明節

跋蔣穎叔樞府日記

蔣魏公元符三年春自而帥再入翰林四月擢貳西樞明年改元靖國七月升知院事又明年改崇寧十

月以觀文知杭州在政府二年有半此其日記也延之所謂瘦詞者如以祐陵為乘輿之乘蓋協律令第十卷兩指曾子宣為淮西豈非以其謫毫祠耶然九域志毫隸淮東不應言西也淳熙十二年九月晦

跋陳去非憲謝御書帖

紹興乙亥歲某初仕王畿陳公之子本之為郎為監家藏手澤甚富每休務輒求觀竟日今踰三十年本之之子仁和宰復示此軸前輩翰墨愈久則愈可敬而本之墓木已拱又可歎也淳熙丙午二月十三日

題陳去非謝御書等帖

光盛中興誅戰不皇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樊準在漢以為美談共惟先堯皇帝撥亂於紹興之初維時陳公周旋兩制遂踐政地觀此奏橐之君臣講藝猶光武也論道細旃之上恨不得而聞之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題彭仲衡家東坡書黃庭內景經石刻

集古錄有黃庭經二篇不著書人姓名其字亦止於不俗一為六一先生所取而殿中丞裴造好古君子之名遂得附見今武岡主簿彭銓仲衡收黃庭內景石刻蓋東坡書也重以顙濱山谷之詩李龍眠之蓋

視集古所錄自當過之謂好古君子固應無歎於裴獨鄙言不足行遠為可愧耳淳熙丙午四月二十日

題劉丞相 沈旣相制

一紀之間三題此告歲月逾邁而功業無聞愧歎交之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題劉丞相 沈追封充公制

右元豐三年劉丞相追封充公制典重簡蔚字畫綾紙皆渾厚亦可想當時氣象矣初至和中公與文富並相王文安為參貳嘗同議立儲逮元豐褒典之行文富皆在獨公已薨魏泰東軒筆錄所載歲月僅序亡皆差謬小說固難信也淳熙丙午五月十七日

題富鄭公與劉丞相 沈書

盧陵劉公至和二年實在相位富文忠書蓋是歲正月者方以觀文守河陽二月即拜宣徽使判峩眉六月遂與劉公並位當時謂公素厚文忠力破朋黨之說致仁祖信任不疑今觀書詞信而有證偶非親筆但書名耳淳熙丙午五月十八日

跋臨江軍廖節婦碑

臨江廖節婦以死衛姑不辱於賊郡人戶知之二千石屢以狀上尚書輒復報聞其子士元懇請不已迄

求獲旌嘉之命蓋國家凡祀大告必曰義夫節婦孝子順孫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具名以聞又曰忠臣孝子墳墓所在州縣量加封護曾被旌表依式重立由前之說專主生存故死節如廖有所不及由後之說雖主於死然止云忠臣孝子故節婦復在所遺此有司具赦條時以例相承未之思耳他日能詳著之則廖必預褒典而士元之志庶其神乎淳熙丙午五月辛巳

跋鄭景望詩卷

言學道者薄辭章近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篤行見謂儒原而其詩句乃綽有晉唐名勝之遺風曾中所養亦可知矣自其云亡不特永嘉學者深惜之中外士大夫皆惜之而予以舊交嘗僚友惜之淳熙十三年十月十日

題宋景文公家書

前輩謂文章當如作家書今觀景文公家書皆成文章是固一理也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

題宋元憲公表橐

元憲公表橐辭理精粹真行粲然今蓋百五十餘年矣明憲三復如見其人淳熙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題洪景盧所藏王摩詰山水

自崇寧興畫學名筆間出有賜紫符詔高克明者頗得摩詰用筆意當時甚重之今已不易致况唐朝真蹟乎淳熙丁未八月八日過史院翰林洪公景盧出示此軸輒記其後

跋韓子蒼詩送劉童子歸廬陵

童子七歲能誦書部使者聞諸朝既至京師會更制不果試其歸也以二小詩送之

七歲瀾翻數萬言飢鷹引子望騰騫時平不用其羅筆寂寥提書歸故園

不作西京童子卽時人已自識黃鄉還家更誦五千卷十八重來詣太常

廬陵劉童子眉宇秀發音吐琅然試六經語孟左氏傳於太學覆試於中書其誦如流此外猶記他文數萬言緣更制不復盡試纔免文解而歸乃父求詩送行屬經堯喪言不能文姑錄韓子蒼二絕句以示之尚有味於卒章淳熙丁未十二月旦某書

題向蘚林家所藏山谷書南華玉篇

黃庭外景一篇世傳魏晉時道家者流所作自王逸少以來高人勝士皆善書之此三十六篇乃其義疏

名曰內景蓋養生之樞要也。鄉林居士藏山谷先生所書有年數矣。其孫士虎遠以相示。筆勢秀傑。何待稱贊。惟所用字校。光堯皇帝賜寧壽觀本。差殊頗多。如首句虛皇尊今作虛皇。前末句此其交今作北。真文皆當以御書本為正。淳熙十五年二月旦日。

題汪達季路所藏墨蹟三軸

右東坡祭范蜀公文藁所獲皆賢後作所得。繫如長庚後作繫馬。誰復舉之後作似之。蓋種自應。獲既踰求。賢孰若得字之廣大也。前已用今如辰星不必又云繫如長庚。改用繫馬。則語健而意足以舉為似大率類此。學者因前輩著述而觀其所改定。思過半矣。淳熙戊申三月壬寅東里敬觀于太廟之齋廬。李西臺吾家膳部石曼卿鐘離景伯皆中原以書名者。朱希真尹彥明又皆南渡名勝。季路藏此帖可謂好事矣。

題蘇季真家所藏東坡墨蹟

陸宣公為忠州別駕。避謗不著書。又以地多瘴癘。枳集驗方五十卷。寓愛人利物之心。文忠蘇公手書藥法。亦在瓊州別駕時。其用意一也。淳熙戊申三月十七日

元祐六年夏坡公既作聰闇復字序後三年春在定武復和其見寄詩有前生同社之語又後七年當靖國辛巳蓋公夢奠歲也猶贈詩僧道通詩云雄豪而妙苦而腴祇有琴聰與密殊其愛之重之如此淳熙戊申三月與洪景盧同以永思陵使事留恭寧寺獲觀

文忠公在翰林兩因答臣僚辭免有所論奏其乞許安燾辭轉官見內制集當時真蹟未知存否茲其一也蘇氏宜世寶之淳熙戊申四月六日東里周某書而歸之公元孫朴

題王樂道帖

右王文恪公與許州屬吏帖五世孫佐之出以相示且曰祕閣有公文集三十卷惟奏議散逸不存予告之公事仁宗為臺諫事神廟為中丞其論奏甚多國史本傳已載大略當是時雖名臣比肩于朝然是非元不相掩如劾陳升之則及史昭賜之兄言郭達則云文彥博之走火范仲淹之弄兒又謂韓魏公久專國政君弱臣強乞行罷退一夕疏吳長文之罪至數千言皆見於司馬溫公治平齋記故不焚橐得乎佐之因請題其後淳熙十五年四月八日

題范太史家所藏帖

儒者病乎寡要實錄牽於多愛自太史公已然况餘人乎眉山李仁甫謂近則事詳遠則畧不當以繁省論文其言美矣故續通鑑長編多採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委咸有取焉若得如范公者相與商度而斧藻之又善之善也

淳熙戊申十月十八日

右嘉祐六年春知舉翰林王公范公中丞王公貢闈唱酬一卷幅紙懸書則物無費隨手塗改則情甚其真至於官商相宣金石諧和覽者自可玩味於詞翰之

表

太史公有云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近時張浮休題諸公與尹師魯帖乃謂假使皆無恙安得比肩踵門而過哉夫賢者可從而不可致太史公之言蓋竊有取而未敢以芸叟為然也

跋向氏邵康節手寫陶靖節詩

康節先生蘊先天經世之學顧獨手抄靖節詩集是豈專取詞章哉蓋慕其知道也宣和末臨漢魯紹謂舊本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證甚明已而再味前篇專詠夸父事則次

篇亦當專詠精衛不應傍及他獸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紜言似未可憑矣開歲倏五十或作五日近歲初寬謂五十則與辛丑不合今康節直作五日尚何疑焉淳熙己酉重明節舟次臨江鄉林向公之孫士虎出因表而出之

跋臨江守潘燾所收蔡君謨寫韓文三歲
蔡忠惠公書為本朝第一蘇文忠公言之矣誰敢改評至於因筆之正而知公心之正不在此三歲乎淳熙己酉重明節

跋彭惟孝求志堂記

夫子之門升堂入室者衆矣隱居求志猶云未見其人蓋非伯夷叔齊莫能當也太和彭氏築堂而是之名以似以續今三世矣至於孝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復形於名字之間則其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淳熙己酉十二月二十日

跋呂居仁帖

紫微舍人呂十一丈在政和初春秋鼎盛且方崇尚王氏學以蘇黃為異端而手書立身為學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濂^特原固有所自而得立獨行之操誰能反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殆見其善者機耶嗣孫

祖平力紹家學遠示此軸難仰之餘輒附名於後究之老人姓唐韓廣仁仁丞國諱枋蓋真宗朝參政安仁之後仲長之子也紹熙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跋臨江軍任詔盤園高風堂記

清江江西一支郡耳而士大夫未至者必問向氏鄉林如何任氏盤園如何其至則未有不朝鄉林而夕盤園也夫園林勝槩所在不乏何獨二氏擅名如此非以其人之可貴歟惟向公伯共早從前輩游旋受知高廟周旋中外事業顯著鄉林之宅又形宸翰盛年掛冠而歸迄備洪範之五福其可貴固宜任侯子嚴出於名家某少年已負雋聲筆輒數百言泣宦所至辦治蓋嘗親炙向公不但慕蔭相如於後世也惟其才高至大不肯少下人是以屢起屢仆在官之日少閑居之日多鯀藏智畧盡力斯園殆與鄉林為鴻鴈行數上書致其仕予頃在榻前明言其才願物聽所請仍畀祠祿待它之用天子然之而侯必欲希蹤向公懇請弗已後二年竟伸其志是可貴也郡人南安太守章君茂獻嘗作高風堂記誦侯之美識者謹之予自念知侯父而疇昔薦進不力是一可愧叨塵過分未能如侯之納祿是二可愧四十年間往

祖平力紹家學遠示此軸難仰之餘輒附名於後究之老人姓唐韓廣仁仁丞國諱枋蓋真宗朝參政安仁之後仲長之子也紹熙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跋臨江軍任詔盤園高風堂記

清江江西一支郡耳而士大夫未至者必問向氏薌林如何任氏盤園如何其至則未有不朝薌林而夕盤園也夫園林勝槩所在不乏何獨二氏擅名如此仁亟固其人之可貴歟惟向公伯共早從前輩游旋受

塵字

江

丁酉目旋中外事業顯著於鄉林之宅又形宸翰

卷之三

江

而歸迄備洪範之五福其可貴固宜任侯

子嚴出於名家某少年已負雋聲筆輒數百言涖官所至辦治蓋嘗親炙向公不但慕蔭相如於後世也惟其才高至大不肯少下人是以屢起屢仆在官之日少閑居之日多鯀藏智畧盡力斯園殆與薌林為鴻鴈行數上書致其仕予頃在榻前明言其才翰物聽所請仍畀祠祿待它之用天子然之而侯必欲希羅向公懇請弗已後二年竟伸其志是可貴也郡人南安太守章君茂獻嘗作高風堂記誦侯之美識者贊之予自念知侯父而疇昔薦進不力是一可愧叨塵過分未能如侯之納祿是二可愧四十年間往

來不可計而才蕪思涸曾無一語形容園中之勝發
楊主人之善是三可愧因茂獻之記姑自志其過云
紹熙改元二月既望

跋李次山雪溪漁社圖

唐元結子字次山嘗家樊上與衆漁者為鄰帶笠簪
而歌欸乃自號聱叟今河陽李君名元名也字元字
也卜筭雪溪又號漁社其善學柳下惠者耶始乾道
間予官中都君以先世之契數携此圖求跋自念身
游東華塵中^中欲為西塞溪山下語難矣屬者奉祠
歸廬陵所居在城東隅去江無五十步洲名白鷺橫
陳其前日以扁舟夤緣葦間漚來相從百往而不止
雖未敢竊比張志和亦庶幾乎元次山矣而君方以
尚書節奉使全蜀凡六十郡之官吏數十萬之將
士莫不斂板受約束銜枚聽號令猶念舊社不置萬
里遣書與圖偕來督踐前約予欵^通數忘機之樂則
君權任如此顧豈招隱時耶湏君它日秦計其泉厭
直承明尚寄聲於我當有以告君今未可也姑題卷
軸歸之紹熙元年三月三日適逢丁巳青原野夫周
某

題周噩兄弟闔立本樂治圖

圖畫見聞志叙古名筆最後有唐陸混堯氏鼓腹圖殆此類與紹熙改元五月晦周某觀

又題款塞圖

周武王時四夷咸賓史官集其事為王會圖至唐正觀三年東蠻入朝顏師古亦請繪蠻夷之在邸者以彰懷遠之德太宗令闔立德為之此豈唐人遺筆乎何意象之古也

題養正堂記并魯侯帖

右冀州養正堂記并與魯侯帖山谷為北京教授時所作年方三十有五自云比平時書札似差老勁明於宗人虞卿兄弟家

跋倪永已所作鄒時飛行狀

鄒彥明之死其子時飛得內相洪景盧為之銘時飛死其子奎永鄉人倪丞狀其行實又將謁銘於它邦予告之曰漢許劭兄弟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夫人之善惡惟鄉評不可掩尔家再世為盧溪誠齋諸儒先所與未嘗改評則其是非可考矣矧倪丞甚文而賢乃父

必賴以傳奚必它求哉奎曰然請歸而刻諸阡紹熙元年

跋王民瞻楊廷秀與安福彭雄飛詩

盧溪王公主廬陵文盟者六十年繼之者今誠齋楊監廷秀也觀二公品題彭君如此則其學問文采可知矣袖書過我欲默不可謂為祝辭附名于左惟盧溪年近期^晚而筆不衰予祝雲翔它日與之齋誠齋仕都顯美而進未止予祝雲翔它日踵其趾豈特母負二公之言亦庶幾鄉里斯文之得其傳乎紹熙改元

跋永和歐陽櫟叟銘

歐陽櫟叟一鄉之善士始予登第叟不以儒先臨我贈戒以詩今四十年叟之墓木已拱而其子若孫復與予游皆謹厚好學不忘秋蘭^春菌之家訓叟為不亡矣讀胡忠簡公所述銘文不勝懷人念舊之歎紹熙改元八月十三日

記己酉杭州鄭樞密事

己酉四月七日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鄭毅劄子奏臣自陞下退處別宮日夕憂憤計無所出謂必籍外兵方可圖復無議不當居職

欵得以罪去即北走平江金陵見張浚呂頤浩與
議事累章待罪蒙聖旨除臣御史中丞職在彈擊官邪
日忽蒙聖旨除臣御史中丞職在彈擊官邪
苗傳等悖逆肆虐擅行殺戮十六日遂具章乞告
示傳等便宜軍法只得行於所轄兵卒其餘當聞
之朝廷付有司以正典又傳等日至都堂與朝廷
事臣慮於福之柄下移不敢愛死抗章極言謂朝
廷近日差除多出苗傳劉正彥之意而二人更遞
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其所以敢爾者必特兵之可
也王莽

之兵非不強昆陽一敗莽卒授首乞告示苗傳等
太后不欲降出臣章疏恐傳等致害於臣及再上
殿懇請乞降付三省以告示之使傳等知畏縮則
足以正朝廷之綱紀使其肆橫害及臣身亦死職
事臣不當避遂降出臣章疏傳等果出怨言謂直
擬其為王莽雖懷恨疾然亦少戢兼聞以簽書樞
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及分張俟之
兵以五百人歸陝西及浚不受尚書之命浚不肯
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浚以節度知
鳳翔臣知皆出傳等姦謀假朝命使外無強兵謀

寫此亦係

臣內生變亂事不可緩遂一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
一章言張浚不當謫而求有膽氣謹密可共事之人
得奉議郎嚮令為客旅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
城中之事令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
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撰杜鵑詩
四句親寫令摺去執呈諸人以為信驗詩云杜鵑飛
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
百鳥挾以歸取杜甫詩言蜀天子化作杜鵑生子百
鳥巢之意以杜鵑喻天子以百鳥喻百官言内外百
官當同心共謀挾天子反帝位以歸宮也嚮至平江
以詩偏呈張浚呂頤浩劉光世張俊莫不嗟歎至二
十六日忽聞宣詔降陛下為元帥降新帝為監國
太后獨垂簾聽政臣與章留百官班同宰執從官上
殿論列謂太后聽政所以保有宋宗廟社稷今乃使
趙氏子孫不得居廟位二十日之間降二皇帝使
天下無君詔書一出則天下貴賤不至必有仗義而
起兵者蒙大后開納宣諭褒美令臣徃都堂商議遂
得不降詔書於四方漸謀復辟擢臣備員樞府三日
而陛下復寶位此臣於陛下別處官之後所言
所行之事也伏望陛下於萬機之暇特賜睿覽臣

無任皇懼之至奉 聖旨此可報行右樞密鄭公已酉三月末家問一通尋而辟而止此奏四月七日有旨報行距今六十餘年後生往往不訖其全文金鑄大書既難輒覩龜山誌文亦載大畧故因公之孫出示此卷備錄奏篇而題其後紹熙庚戌八月二十六日

書張欽夫 刘文學與蔣邕州書

亡友張欽夫劉文潛皆眼高四海未嘗輕以一字許人先後帥桂林聞張邕州遺愛及華夷大書至數百言推是以考其平生則張安園之銘書謾墓者壽祿不於其身有子而才自宜光顯於世而礪也三柳於春官六十未離選調以此知遠方賢能阨窮不少矣予嘗在進退人材之地深有愧於斯文紹熙元年九月甲子

題與王洋手書

皇江王嘉謨字以經術詞章首鄉舉名聲籍籍晚仕州縣止於選調人皆惜之二孫種學績文不恭乃祖携予頃歲書帖相遇請記於後讀之恍然殆如隔世芻狗已陳豈應復盛筭衡蕉鹿雖在未知其為彼夢耶紹熙政九月二十四日

無任皇懼之至奉 聖旨此可報行右樞密鄭公已

酉三月末家間一通尋而辟而止此奏四月七日有
旨報行距今六十餘年後生往往不訖其全文金鑄
大書既難輒覩龜山誌文亦載大畧故因公之孫出
示此卷備錄奏篇而題其後紹熙庚戌八月二十六
日

書張欽夫

栻

劉文

寧

與

蔣邕州書

亡友張欽夫劉文潛皆眼高四海未嘗輕以一字許
亡友張欽夫劉文潛皆眼高四海未嘗輕以一字許
帥桂林聞張邕州遺愛及華夷大書至數百

言指是以考其平生則張安圃之銘畫謾墓者壽祿

不於其身有子而才自宜光顯於世而礪也三柳於
春官六十未離選調以此知遠方賢能阨窮不少矣
予嘗在進退人材之地深有愧於斯文紹熙元年九
月甲子

題與王洋手書

皇江王嘉謨養以經術詞章首鄉舉名聲籍籍晚仕
州縣止於選調人皆惜之二孫種學績文不_希奉乃祖
携予頃歲書帖相過請記於後讀之恍然殆如隔世
芻狗已陳豈應復盛筭衍蕉鹿雖在未知其為彼夢
耶紹熙政九年月二十四日

跋楊忠襄與鄉人羅鍔詩帖

右忠襄楊公與友人羅鍔士廉詩帖各二羅之姪孫
泌實藏之予聞陽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為忠
與孝也方政和甲午同游太學每以是相勉不幸
士廉年纔三十一死親之喪鄉人推為孝子名士胡
份兼美實為之銘厥後忠襄遂死於忠國史書之萬
世仰之平生取友如此賢矣哉紹熙庚戌十月一日

題郭知章告身後

右內翰郭公自玉堂出歸南陽告身一通其曾孫積
中得於漫漬之餘携以相示乃亦可謂之名臣矣紹
聖以來權臣用事居言路者人知其難既晚入黨籍
則大畧固可考云紹熙元年十一月五日少保充醴
泉觀使益國公周某

書龔史傳後

徽宗實錄進於紹興末重修成書在淳熙之四年龔
公一傳微有增損要是後錄為詳如論郝隨鄧陶武
前皆畧之比歲所進四朝國史列傳蓋取諸此初乾
道中公曾孫熙正嘗請中書舍人張君孝祥書舊傳
刻之石今復俾某題其後乃錄新傳以遺之惟公學
術豈晚生所敢輕議至於守道不阿尚可推考方王

荆公不喜春秋公則詳為之傳知非苟從王氏者追元祐初司馬文正力闡王說公乃反復申辯不為少屈文正雖有胥氣之語不害其為實也厥後哲宗疑元祐大臣出公于外而公奏陳之意猶前日所以對文王也二三十年間士夫徇時向背者多公獨始卒如此是宜人主信之學者尊之勁正如鄒忠公序公易傳至謂其說可與易偕行不朽而以兩門人自名則公學術可知矣公父諱大同號括蒼名士子若孫立身涖官皆至顧正博通史學嫻於辭章諸公交薦諸朝天子特命以官今居姑蘇閑戶著書近世言儒門者推龔氏云紹熙庚戌十一月十三日

日

題郭彥逢庚午解牒并易辯說

紹興庚午廬陵郡秋賦數千人預貢者六十有一郭君彥逢名在第五又魁易之一經其才學可知已時君年過五十不復西矣故解牒猶在其孫特起同文豪龔藏為謹復著易辯十篇自乾卦至繫辭皆為訓說誦予昔忝同升携以相示追惟四十年間所謂六十餘人存者殆若晨星其子若孫能以一經傳家如郭氏者鮮矣予聞萬安為邑在熙寧五年今將兩甲

荆公不喜嘉春秋公則詳為之傳知非苟從王氏者追元祐初司馬文正力闡王說公乃反復申辯不為少屈文正雖有胥氣之語不害其為實也厥後哲宗疑元祐大臣出公于外而公奏陳之意猶前日所以對文王也二三十年間士夫徇時向背者多公獨始卒如此是宜人主信之學者尊之勁正如鄒忠公序公易傳至謂其說可與易偕行不朽而以門人自名則公學術可知矣公父諱大同號括蒼名士子若孫立身涖官皆不苟至頤正博通史學嫻於辭章諸公交薦諸朝天子特命以官今居姑蘇閑戶著書近世言儒門者推龔氏云紹熙庚戌十一月十三日

題郭彥逢庚午解牒并易辯說

紹興庚午廬陵郡秋賦數千人預貢者六十有一郭君彥逢名在第五又魁易之一經其才學可知已時君年過五十不復西矣故解牒歸在其孫特起同文臺藏其家謹復著易辯十篇自乾卦至繫辭皆為訓說謂予昔忝同升携以相示追惟四十年間所謂六十餘人存者殆若晨星其子若孫能以一經傳家如郭氏者鮮矣予聞萬安為邑在熙寧五年今將兩甲

子英才頃背相望策第太常何為寂寥念爾祖而破天荒不在此時乎尚勉之哉紹熙庚戌十二月十二日

記李本白廬山詩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謹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綠羅開處懸明月早服還在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綠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廬山之南有景真冲虛觀古名詠真道書真詣述三十六洞天而詠真為第八七十二福地廬山為元辰福地是觀即詠真洞天五老峯正在其後唐正元間文冠蔡尋真居之因以名觀後有白龍潭飛瀑注焉舊史云漢武帝過九江筑羽童館於屏風疊下臨相思澗今五老一峯疊石如屏障蓋其故地潭上有綠淨亭石見熙寧中陳

令舉賢良廬山記乾道丁亥十月己未予來游宿焉
明日登採訪使者閣望疊石峯僅在百步間相連即
師于峯石山無草木曉日下照宛如赤城奇姿巧勢
不可名狀乃取李太白屏風九疊雲錦張之句題其
曰雲錦閣龍潭在觀後里許水作琉璃色其中數丈
正黑知觀湯善翔云深數十丈相傳為洞天之門未
知然否潭上有靈澤龍祠殆緣孕亭基耶淳熙己酉
秋艤舟南康畧來山南不暇再往惟一至折桂登黃
雲觀而歸回首舊游垂二紀矣明年道錄皇甫居中
以事來廬陵求予書太白詩將刻之觀中欣然許之
黃雲正倚五老雖晚出然登覽最遠前守朱完晦所
創其名亦出此詩云紹熙庚戌

跋太和樂南金所藏樂史慈竹詩

慈竹亦名桃枝竹唐王勃喬琳皆嘗為賦勃云宗生
枝茂天長地久萬柢爭盤千株競糾如母子之鈞帶
似閨門之悌友珠謂九族睦叙孝友威儀是竹必滋
五服相殘骨肉携離是竹必衰苟自家而刑國亦觸
類而增思其於摹寫諷諭固已畧備又得本朝留臺
樂公此詩無懲勸之旨粲然畢陳於前凡在士庶自
當家傳而人誦之况公苗裔乎刻之宜矣紹熙元年

九月二日

題韓文公黃陵廟碑

孔安國釋書陟方為升道言簡而意通學者可類推也韓文公作黃陵廟碑乃訓陟為沒蓋疑東南卑下宜言下方不當言陟遂以方乃死為釋此陟字其說雖新某竊有疑焉不敢引他經為證姑以伊尹告太甲質之其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蓋以陟遐為涉遠也舜自中國南巡非涉遠乎况地勢雖下其間自有崇岡峻嶺何害其云陟也大抵古文簡少一字數義如爾雅以初或首基肇祖元胎倣落權輿為始故注詩者釋訪落為謀始可謂簡而有據矣然則楚詞餐秋菊之落英其指初英無疑或者不思訪落之義直以為墮落之落遂至展轉相譏其失遠矣因文公之說併及之

庚

省齋文稿第十八



